

中觀要義略說（下）

劉松勇

一、「佛說空緣起 中道爲一義 敬禮佛世尊 無比最勝說」《迴諍論》

這一頌加上標點符號後是這樣的：「佛說空、緣起、中道爲一義，敬禮佛、世尊，無比最勝說！」上一篇我們講過「緣起」就是「中道」，現在來講「緣起」與「空」。緣起是在講「因果法則」的，而自性是「無因」生的，故不「論因說果」，因此，《中論》貫徹了「有自性就不是緣起，緣起就沒有自性」的原則。也就是說：緣起是自性的反義詞。而凡是「因果關係」的、觸及「因果法則」的，則因與果有「雙向的關係」：一方面結果依賴於原因才能成立，另一方面原因也要依賴於結果才能成爲原因。也就是說：因依待於果，果依待於因。既然因與果「互相依待」，那麼，因、果皆「無自性」（若有自性，則不需依待於任何其他因素（條件）），無自性的，就稱爲「空」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從緣起推論出空。

二、二諦

我們也可以從緣起來了解二諦。緣起的流轉是：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的生死流轉門——無明緣行，以至生緣老死——世俗諦。」世俗諦可從「緣起的流轉」的架構來了解。緣起的還滅是：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的涅槃還滅門——無明滅則行滅，以至生滅則老死滅——勝義諦。」也就是除息眾多的因緣（例如無明、愛等）而顯出寂滅——苦的止息。勝義諦可從「緣起的還滅」的架構來了解。而無論是緣起的流轉或是緣起的還滅，都是「無自性」的（因爲：凡是緣起的，即是無自性的），也就是「空」的意思。而世俗諦與勝義諦

可由緣起法來貫通，既然緣起法貫徹、貫通了二諦，那麼，世俗諦與勝義諦也就跟緣起法一樣，皆是無自性的。《入中論》說：「二諦俱無自性……」。但唯識學者說：所謂勝義畢竟空，我是認同的，但若說世俗如幻有，我可不能接受（因此唯識學者主張「世俗不空」）。真常學者則說：世俗如幻有，我是認同的，但若說勝義畢竟空，我可不能承認，因為如來藏、佛性等，都是「真實有」而不空的（因此真常學者主張「勝義不空」）。中觀家的意思是：勝義諦是畢竟空的，世俗諦是如幻有的（世俗唯假名，世俗假名有），也就是說：勝義諦固然是無自性的，世俗諦也是無自性的。這是中觀學者的根本思想，一定要二諦俱無自性，才能顯示出「一切法空」的真義！印順導師在其所著《中觀論頌講記》中說得好：「要論究龍樹學，必須理解妄識者（即是指唯識學者）的世俗不空、真心者（即是指真常學者）的勝義不空，才能窺見龍樹學的特色。」

《中觀論頌講記》又說：「妄識論者從世俗諦中去探究，以為一切唯假名是不徹底的，不能說世俗法都是假名。他們的理由是：「依實立假」，要有實在的，才能建立假法。」

「唯識學的要義，也就是『唯心無境』（亦即是：心有境無）。（這）把世俗分為假名有的、真實有的兩類，與龍樹說世俗諦中，一切唯假名，顯然不同。在這點上，也就顯出了兩方的根本不同。虛妄唯識論者，以為世俗皆假，是不能建立因果的，所以一貫的家風是：抨擊「一切唯假名」為「惡取空」者。」

「真心論者，從勝義諦中去探究，以為勝義一切空，是不了義的。……這是不以性空論者的勝義一切空為究竟的，所以把勝義分成兩類：一是空，一是不空。後期大乘的如來藏、佛性等，都是從這空中的不空而建立的。真心者，側重勝義諦，不能在一切（法）空中建立假名有的如幻大用，所以要在勝義中建立真實的清淨法。……他們把真常的不空，看為究竟的實體，是常住真心。……這後期大乘的兩大思想，若以龍樹的見地來評判，就是不理解緣起性空的無礙中觀，這才一個從世俗不空，一個從勝義不空中，慢慢的轉向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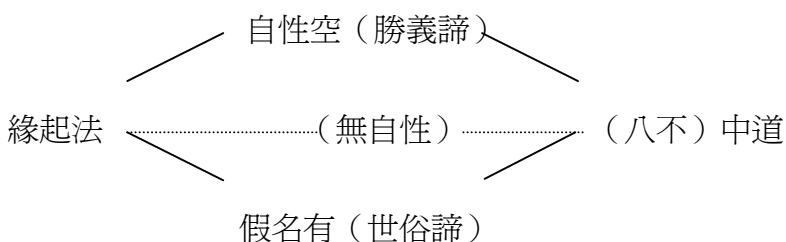
林崇安居士在其所著《印度佛教的探討》一書第柒章〈印度佛教的宗派思想〉中說：中觀宗將萬有（亦即是：一切法）分成二諦：（1）世俗諦，（2）勝義諦（第一義諦），這是依據《大寶積經》卷六十六〈夜摩天授記品〉（菩薩見實會）所說：

「若證佛法者，無有不知，無有不見，無不簡擇，無有不證。於已生、未生、現生，或已滅、當滅、現滅，若業及報，皆如實知。甚奇如來能知世諦及第一義，善知此二更無有餘。」「佛見諸陰皆空寂，於其界入亦復然，諸根聚積皆離相，如來如實悉了知。世間智者於實法，不從他聞自然解，所謂世諦及真諦，離此更無第三法。」

然後林崇安居士解說：此處指出除了「世俗諦」及「勝義諦」之外，沒有其他的法；諸陰（蘊）、界、入（處）等皆自性空寂，此即為「勝義諦」，而「陰（蘊）、界、入（處）」等則是「世俗諦」。

一切法（萬有）可分成二諦，而無論是世俗諦或是勝義諦，皆是「無自性」的（亦即是「空」的）。因此，《入中論》所說的「二諦俱無自性」，即是「一切法空」之意。故前文說到：一定要二諦俱無自性，才能顯示出「一切法空」的真義！這樣說究竟有何高論而值得大驚小怪呢？殊不知同樣是一句「一切法空」，性空者（中觀家）通達勝義諦的「畢竟空」，真常者（真心論者）卻看作諸法常住的「實體」！

我們再以《中論》最著名的一頌來解說緣起法能貫通二諦（世俗諦與勝義諦）：「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。這一頌可表解如下（請兼見印順導師所著《空之探究》一書）：



緣起法，緣起法，又是緣起法！究竟緣起法有那麼重要嗎？不錯，佛法的根本原理就是「緣起法」。有人問佛說些什麼法？佛答覆：「我說緣起」。印順導師的《性空學探源》一書中說到：「緣起法叫（做）空相應緣起法，可見緣起法門與空義最相順，即以緣起可以直接明白的顯示空義，不像處法門等的用譬喻來說。」又說：「緣起是一種理則。它不就是因果，而是依一一因果事實所顯示的原理」。像我們上文曾引《雜阿含》第 262 經來說明緣起中道，而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：佛陀入滅後，闍陀（即車匿，是悉達多踰城出家時的駕車者）比丘還沒有證得聖果，於是他向諸聖者請教，說道：「我已知色無常，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法無我，涅槃寂滅」。又說：「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、不可得，愛盡、離欲、涅槃」。但是，諸聖者的回答，是把無常、無我、涅槃等照樣地說一遍。可是，闍陀比丘始終無法接受。直到他找到阿難尊者，阿難便舉出了有名的「化迦旃延經」對他說，結果闍陀比丘得法眼淨，見法、得法、……。這一段精彩的申論，可參看《性空學探源》一書。而楊郁文居士在其所著《阿含要略》一書中則說：「緣起法為見道、修道、證道之樞紐」。林崇安居士在其所著《印度佛教的探討》一書中第五章則說：「整個印度佛教的基本思想，是透過『緣起』以了解『無我』，但由於理解的不同，而有不同的宗派出現」。於此，我們可了解「緣起法」的重要與甚深，尤其是「緣起法的空寂性（寂滅性）」，那是義倍復甚深，難通達極難通達！

我們再回過頭來說二諦（印順導師所著的《中觀今論》，對二諦有詳細而精彩的申論）：世俗是虛妄的，本來是不能稱為諦的，但是在凡夫共許、一致公認的情形上，就世俗說世俗，因而稱為「世俗諦」。而勝義諦即是聖者共證的真相。佛陀依緣起說二諦，其重心是在勝義空上。

三、再論「自性」與「空性」

自性是自己有、自己成、自己規定自己、自己如此的。而在哲學上、宗教上所說的本元、本體、實在、實、實體、實性、實有、實自性、自體、自相等，皆與自性的含義相合。又，自性含有自足、獨立、互不相容性（排他性）、不可分割性（整一性）的含義在。我們要用「一切法空」擊破自性見，擊破了自性見就能超凡入聖。

再來說「空性」。我們常用「無自性」（無自性有依待、依賴的含義）來稱呼「空」。其實，我們還可以用以下數種說法來理解「空」：一、任何事物都是由眾多的因緣（因素，條件）所構成，由因緣和合即能體會「空」的道理。二、三法印中的「諸法無我」印之「無我」就是「空性」（大乘經、論所說的「空性」，即是指「一切法空」，即是指「一實相印」。我們要從「無我」（空性）中貫徹一切！）。三、「空」就是「超越」，超越有無而離一切戲論，超越相對的層面而達致絕對的境界。四、空，不是抹煞一切，是淘汰；依現代的術語說，是揚棄。是從思想與行為的革新中，摧破以情執為中心的人生，轉化為以正覺為中心的人生。所以，空不是什麼都沒有的「無見」，反而因為空，才能實現覺悟的、自在的、純善的、清淨的（見《性空學探源》）。五、空是「存在但不實在」的一法，「假必依實」是有宗，「以有空義做，一切法得成」是空宗（見《性空學探源》）。六、空是依「緣起」而貫徹於生死與涅槃的。因為空，所以有生死；也就因為空，所以能解脫。七、空是「不可思議地開展」之意，由空義可以開展出、成立一切法。「空」有如萬花筒那樣，千變萬化，多采姿。八、空就是「中道」。我想透過以上八種對於空的說明，讀者應更能掌握空的義理。

四、八不中道（八不緣起）

（1）不生

《中論》卷一青目釋：

萬物無生，何以故？世間現見故。世間眼見劫初穀不生，何以故？離劫初穀，今穀不可得。若離劫初穀有今穀者，則應有生，而實不爾，是故不生。

這一段是說：萬物不以自性生。也就是說：萬物不是從自方純客觀地存在。青目並以劫初穀來作說明：劫初之穀不是以自性生的，劫初之穀遇到了水、陽光、養分、泥土等因緣後，就會長成新的穀，而隨著時間的輾轉相續就有今穀的存在。若沒有劫初之穀，就沒有今穀的產生。而如果劫初之穀是「以自性生」的話，就算遇到水、養分等緣，也不會起任何變化（因為自性含有實在性、不變性、獨存性等三義），因此，劫初之穀會永存不變，不會有今穀的產生。然而事實上，我們並未見到劫初之穀，而是見到今穀，這可見劫初之穀不以「自性」生，今穀是靠著劫初之穀的輾轉相續而來的，故不生（亦即是：不以自性生——不是有實自性的生。註：此處的「不生」，是「不實生」的意思，也就是「緣生」，「幻生」，「無自性的生」的意思）。

（2）不滅

《中論》卷一青目釋：

問曰：若不生則應滅。

答曰：不滅。何以故？世間現見故。世間眼見劫初穀不滅，若滅，今不應有穀。而實有穀，是故不滅。

這一段是在說劫初之穀不以「自性」滅。如果劫初之穀以自性滅（此處的自性滅是指「斷滅」（斷見）：什麼都沒有而無相續），那麼，斷滅後就不會有今穀可得。但是，事實上，我們可以見到今穀的存在，故不（實）滅。

（3）不常

《中論》卷一青目釋：

問曰：若不滅，則應常。

答曰：不常。何以故？世間現見故。世間眼見萬物不常，如穀芽時，種則變壞，是故不常。

這一段是在說萬物不以自性常。以穀種長成至穀芽為例，穀種長成穀芽時，穀種就變壞。如果穀種以自性常，則穀種應該永遠存在而不變壞，但事實上，穀種會變壞的，所以說穀種不以自性常。

(4) 不斷

《中論》卷一青目釋：

問曰：若不常，則應斷。

答曰：不斷。何以故？世間現見故。世間眼見萬物不斷，如從穀有芽，是故不斷。若斷，不應相續。

這一段是說萬物不以自性斷。就如同穀種之後有穀芽相續著，故不以自性斷，若以自性斷，則表示前後完全沒有相續的關聯。

(5) 不一

《中論》卷一青目釋：

問曰：若爾者，萬物是一。

答曰：不一。何以故？世間現見故。世間眼見萬物不一，如穀不作芽，芽不作穀。若穀作芽，芽作穀者，應是一，而實不爾，是故不一。

這一段是說萬物不以自性一。我們可以清楚地見到穀種不是穀芽，穀芽不是穀種。如果穀種是穀芽，穀芽是穀種，那就表示穀種完全等同於穀芽，但事實上兩者並不是完全相同。所以穀種與穀芽不以自性一。

(6) 不異

《中論》卷一青目釋：

問曰：若不一，則應異。

答曰：不異。何以故？世間現見故。世間眼見萬物不異，若異者，何故分別穀芽、穀莖、穀葉，不說樹芽、樹莖、樹葉？是故不異。

這一段是說萬物不以自性異。例如：由穀種可以長出穀芽，穀芽長出穀莖，再長出穀葉，如果穀種與穀芽完全別異（兩者截然無關而各自獨立），那麼，穀種應可以長成樹芽、樹莖、樹葉，但事實上我們只見到穀種長成穀芽、穀莖、穀葉，所以兩者會有相續的關聯，兩者不會截然無關而不同。所以穀種等不以自性異。

(7) 不來

《中論》卷一青目釋：

問曰：若不異，應有來。

答曰：無來。何以故？世間現見故。世間眼見萬物不來，如穀子中芽無所從來。若來者，芽應從餘處來，如鳥來栖樹，而實不爾，是故不來。

這一段是說萬物不以自性來。這就好比穀子中的芽不是從他處以自性來。如果是自性來，則芽與穀種完全無關，可由他處而來，如同鳥由他處飛來到樹上一樣。而實際上並非如此，所以，不是以自性來。

(8) 不出

《中論》卷一青目釋：

問曰：若不來，應有出。

答曰：不出。何以故？世間現見故。世間眼見萬物不出，若有出，應見芽從穀出，如蛇從穴出，而實不爾，是故不出。

這一段是說萬物不以自性出。如果是自性出，則穀芽與穀種完全無關，兩者可以各自獨立而存在，穀芽可以脫離穀種而出，就如同蛇可以從穴而出一樣。但事實上，穀芽是從緣起的立場，依緣於穀種而出，兩者不是完全無關，這叫做「穀芽不以自性出」。

青目的八不，都會提到「世間現見故」，這可見青目的八不義，是「即俗顯真」的。印順導師的《中觀今論》說：「八不的緣起，可簡括的說：以勝義自性空為根本，即以第一義而說八不；勝義不離世俗一切法，即一切法而顯，所以通達真俗皆是不生不滅的，這才是八不的究竟圓滿義。」這樣的論述，相當正確。

五、三法印與一實相印

三法印中的「諸法無我」印統一了諸行無常與涅槃寂靜，貫徹了諸行無常與涅槃寂靜。這可以用「緣起」的觀點來證明：緣起的流轉，即是無常；緣起的還滅，即是涅槃。所以緣起貫徹了無常與涅槃，而緣起是「無我」的，故「無我」也就貫徹、貫通了無常與涅槃，因此，三法印統一於「無我」，貫徹於「無我」，亦即是：無我貫徹了、統一了三法印。無怪乎印順導師會在《佛法概論·三大理性的統一》中說出「從無我中貫徹一切」這一至理名言！

三法印中的無常，即常性不可得，常性不可得，即了悟常性的空寂。無我，即我性不可得，我性不可得，即了悟我性的空寂。涅槃，即生滅性不可得，生滅性不可得，即了悟生滅性的空寂。三法印在一以貫之的空寂中，即稱爲一實相印。也就是說：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。

六、結語

完整的佛教體系，出發於「現實經驗的分析」，在此上作「理性的思辨」，再進而作「直覺的體悟」；所以說：「要先得法住智，後得涅槃智。」（見印順導師所著之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一書）

要把中觀學學好，幾乎要對《阿含經》、部派佛教、《般若經》、中觀、唯識、如來藏等要有相當渾厚的學養，才能於義理方面有所成就。但除了甚深見外，還要有廣大行，如此才是名符其實的「龍樹學」。於此，使我想起了：「菩薩清涼月，常遊畢竟空；爲償多劫願，浩蕩赴前程。」這首詩。讓我們打直身骨向前挺進！